羊年股市 猴年股市 巨幅震荡市场受伤 休养生息机会增加

羊年股市交易到昨天结束,上证指数报收 2763.49 点,羊年下跌了 14.88%。虽然这个巨幅震荡的羊年股市令股民很受伤,但是,这使得猴年股市起点很低,反而增加了猴年股市的机会。

羊年尾巴A股暴跌

刚刚过去的羊年是又一个巨幅震荡之年,有惊喜,更多的是伤痛。和历史上的牛市一样,惊喜往往是短暂的,2015年2月25日,羊年股市以 3256.48 点开盘,开启一段快速牛市之旅。上证指数以一个和 2007 年非常相似的陡峭的斜率快速上涨,到 6 月 12 日,最高上涨到 5178.19 点,羊年仅仅 4 个月,上证指数最大涨幅就高达 59%。由于这轮行情主要是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股行情,实际上个股的涨幅远远不止 59%,涨幅翻倍的股票俯拾皆是。

然而,一场暴跌股灾很快就来了。2015 年 6 月 15 日起,大盘持续暴跌,由于出现流动性危机,证金公司等国家队史无前例地用真金白银入市买股票,以稳定市场,但反弹之后大盘再次暴跌,到 8 月 26 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 2850.71 点,最大跌幅为 45%。2 个月的暴跌,不仅将 4 个月的涨幅全部跌光,而且年 K 线从阳线转为阴线。

好在四季度大盘出现一波不错的反弹,上证指数月 K 线三连阳,在 12 月 23 日最高反弹到 3684.57 点,从最低点反弹了 29%,由此,2015 年的年 K 线也收出阳线,上涨了 9.41%。

就在投资者以为暴风雨已经过去,憧憬着一个跨年度行情的时候,今年 1 月大盘再次暴跌。1 月 4 日,上证指数开盘以 3536.59 点跳空低开,急速下跌很快就熔断,当天上证指数暴跌 6.86%,创下新年首个交易日最大跌幅纪录。这仅仅是个开始,虽然短命的熔断机制实施了 4 个交易日就宣告暂停了,但

是,并没有阻止大盘的下跌,上证指数接连跌破 3000 点、前期低点 2850.71 点,最低跌至 2638.3 点,最终上证指数 1 月份报收 2737.6 点,1 月下跌了 801.58 点,跌幅达 22.65%。从上证指数历史看,1 月份就暴跌的情况非常罕见,1 月份跌幅最大的是 2008 年,上证指数下跌 16.69%,而这一年也是历史上跌幅最大的一年,上证指数年跌幅达 65.39%。今年 1 月份上证指数 22.65% 的跌幅,创下历史最大的 1 月跌幅。中小板指数、创业板指数 1 月份暴跌 25.27% 和 26.53%,均创下历史最大月跌幅。

本周是 2 月第一周也是羊年最后一周,市场总算有些平稳,上证指数羊年报收 2763.49 点,羊年股市下跌 14.88%。

羊年震荡频率加快

中国的农历年与阳历年一般相差一个月左右,本来股市应该差异不大,但是,由于今年 1 月份这个羊年尾巴股市跌幅很大,使得阳历年和农历年股市涨跌差异很大。按阳历年计算,2015 年上证指数上涨了 9.41%,但是,按农历年计算,从 2015 年 2 月 25 日到昨天的这个羊年,上证指数却是下跌了 14.88%。这是历史上第二次阳历年和农历年涨跌不一致,上次是 1993 年,按阳历年计算上证指数上涨 6.84%,但按农历年计算,则是下跌 27.49%。

这个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震荡幅度大,震荡频率高,一年里出现 1 次暴涨,1 次反弹,2 次暴跌,上下振幅达 78.22%,属于历史上振幅较大的一年。震荡频率加快,似乎成为如今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就说今年 1 月的暴跌,

不仅出乎意料,而且幅度之大可以和去年股灾相比。去年三季度,上证指数跌幅为 28.63%,今年 1 月下跌 22.65%。去年 6 月 15 日到 9 月底这 3 个多月的暴跌行情中,上证指数单日跌幅超过 5% 的总共 8 次,其中,从 6 月 15 日到 7 月 15 日暴跌第一个月里,跌幅超过 5% 共有 4 次。今年 1 月份,也出现 4 次单日跌幅超过 5% 的行情,这 4 个交易日都是千股跌停。

再看单月跌幅,去年 6 月上证指数跌幅为 7.25%,7 月跌幅为 14.34%、8 月跌幅为 12.49%、9 月跌幅为 4.78%,今年 1 月的跌幅已经超过去年股灾期间的单月跌幅。而且,今年 1 月上证指数最大跌幅为 25.45%,和去年股灾期间的情况差不多。

个股跌幅情况也接近去年股灾,今年 1 月份跌幅超过 30% 的股票多达 1500 只,去年三季度,沪深股市跌幅超过 30% 的股票不过 1800 只。

如果说去年三季度的暴跌有大量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盘的平仓,市场的确有强大的抛盘压力。但是,今年 1 月份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而场外配资经过清理,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场内融资盘已经降低了一半多,对市场压力并不大,因此,这轮暴跌让股民难以理解,也毫无思想准备,杀伤力极大。

这样,经过两轮暴跌,上证指数从最高的 5178.19 点下跌到今年 1 月最低的 2638.3 点,上证指数最大跌幅达 49%,完全是一次熊市股灾。

猴年投资机会增加

羊年过去了,猴年马上就要来了。猴子喜

首席记者 连建明

信·息·速·递

中欧“大师课堂”关注数字时代支付安全

“斯诺登”事件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数据的安全性谁来保护?尤其是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数据。日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万事达卡董事主席里查德·海索恩斯维特做客中欧“大师课堂”,与 300 余名听众分享“数字融合新时代:支付创新与增长新动力”,探讨商业和消费者的需求演变,展示支付前沿的创新科技。

海索恩斯维特表示,支付领域在云计算与物联网时代面临挑战,其中融合时代如何

加强对数字支付安全的监控尤为重要。“万事达关注的重点则是消费者未来会往哪里去。越来越多的事情会尽可能地简化,但我们也要用最简单安全的方式提供给消费者他们需要的东西。”此外,他认为对万事达来说开放网络在技术方面突破、令牌化将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数字融合时代,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去看看周围的环境,认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速度。”他说。

本报记者 易蓉

首个校企合作金融人才研究机构在沪成立

国内首个校企合作金融人才研究机构近日在沪诞生——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与上海捷腾咨询发起成立“金融人才研究所”。

作为国内最早提出“人才高地”概念的人才学名家,华东师大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叶忠海教授介绍,“人才学”已与“人口学”并列,被列入《学科分类与代码》,成为二级学科,代码为 840.72。此前,1992 年时,人才学被国家承认,曾作为三级学科列入《学科分类与代码》。他认为,不同成熟度的专门人才学正逐渐形

成,如科技人才学、领导人才学、政工人才学、军事人才学、企业人才学、文艺人才学、体育人才学等,而金融人才学更是方兴未艾,有人才规律可循。从目前国家代码预留的“两位数字”看,国内可望出现一大批专门人才学,填补这一序列的缺口。

据介绍,金融人才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由学术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首批 10 余位专家来自华师大心理学、人才发展、统计、金融学者以及上海部分中外资银行。

本报记者 王蔚

中匈金融论坛共话“一带一路”新机遇

日前,匈牙利中央银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 2016 中匈金融论坛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行,来自匈牙利和中国的金融界、企业界、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一带一路”新机遇。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曹远征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投资来往巨大,但使用结算货币通常是区外货币,形成资源错配;地区经济发展快、需求大,但流入资本却短期而不足,形成期限错配;地区人口众、储蓄率高,但经济相对落后,高储蓄不能为本地所使用而在外区域使用,

外区域再用这些储蓄投资于这个区域,形成了结构错配。曹远征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解决这些错配。

匈牙利中央银行行长在论坛上介绍称,早在 2015 年 2 月 19 日,匈牙利中央银行已宣布启动“央行人民币项目”,希望通过该项目建立金融、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发展结算体系,并扩大匈牙利的投资范围和融资渠道等。此外,匈牙利中央银行还是欧盟国家中继欧洲央行之后,第二家与中国央行开展人民币互换项目的国家。

本报记者 易蓉

查涛教授领衔上海高金宏观金融研究中心——用数据和模型“预言”中国经济

2011 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因对“宏观经济因果关系上的实证研究”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当年诺奖委员会所引述的三篇论文中都出现了同一个中国人名字——查涛,他是西姆斯的高足、萨金特的论文合著者,也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经济学特聘教授、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由于研究数据和理论框架在国内尚不完善,宏观金融领域研究尚处起步,查涛领衔高金宏观金融研究中心正力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照搬国外模型行不通

“现在中国的金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比如银行贷款、股票市场,这些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所以说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企业或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宏观政策的问题,只有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才能把中国的金融或者经济了解得更透彻。”查涛表示。

熟稔国际上宏观经济金融研究的标准和方法,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查涛深知,中国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具备自身的特色,与其他国家并不一样,照搬国外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整理和调整宏观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宏观模型。

目前,创建两年多的宏观金融研究中心已在宏观数据方面针对中国的部分产出数据,如 GDP、CPI、进出口贸易、投资、消费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构建了一个全新理论模型

2015 年,查涛与张春等学者合作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趋势性和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实——即从 1990 年代末期开始,投资和消费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投资和劳动收入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相关性是负的。

在西方绝大多数理论里,投资和消费、投资和劳动者收入都是正相关的,因此,这些事实很难用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模型来解释。于是,他们在论文中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简言之,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落后,中国企业过度地依赖商业银行的债权融资,这才有重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从而造成了投资过多地进入重资产的企业,使得轻资产的企业(往往是偏消费品的、服务性的、小微的、创新型的和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且劳动者收入下降和消费不足是相辅相成的。

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

因此,他们发现,要解决投资过高、消费不足、创新企业少、收入差距加大等中国经济重要结构性问题,就必须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 2015 年前三个季度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看,中国 GDP 增速在 6.9%,实现了 7.0% 左右的预期目标,这一增速相当于世界增速 3.1% 的两倍之多,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在 30% 左右。对此,根据宏观金融研究中心的预测模型,查涛认为,未来三年中国 GDP 增速在 6% 左右,随着投资不断地减少,中国经济会有所降温,不过,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和消费在 GDP 占比中会不断上升,这会成为一条健康和正常的经济转型路径。 本报记者 易蓉